

1948年我虚七岁，是进村学的年龄。旧时蒙童入学，亲戚照例会送来笔墨纸砚或读本之类的贺礼，一位伯父赠书中，有一部民国版上海广益书局的《精校诗经娜嬛体注大全》，伯父说：以后会用得着的。便收下了，暂且束之高阁。1976年读初二，《语文》第一课，竟是《诗经三篇》（《木瓜》《采葛》《君子于役》），老师讲得津津有味，我听得津津有味。回家就把伯父的赠书翻了出来，从此便与《诗》结下不解之缘。

四十年前读《诗》，查字典，找注释，疏通文理，明白大意。此种读法，似翻山越岭，如过桥渡河，重点在舟楫，在寻找与驾驭之间奋力，离发现“诗”，距离远甚。

三十年前读《诗》，忽然有了信马悠悠的感觉，兴之所至，随手翻阅，读到哪里？止于何处？没有定规。一如有风则沐，有花则赏，有泉则饮。不拘一格，不主故常。

二十年前读《诗》，一日只读一首。每日读法，却花样翻新，昨日细细品味，今日翻江倒海，明日大有可能是穷追不舍。如此一年下来，305篇读过一遍。待到春暖花开日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

近十年读《诗》，换了方

我属龙，今年是我的本命年。本命年拴红腰带，不知是哪辈子传下来的老古理，今年我可不管它了。也不是我不想管，而是，以往本命年的红腰带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，去年，母亲走了。

母亲走了快一年，我还没缓过来。大家都劝我，说母亲已过米寿，走得那么安详，属喜丧，节哀吧。话虽这么说，但她走了，快五十的我深切地感到自己成了没妈的孩子——“像根草”。今天是农历二月二，“龙抬头”，是个好日子。48年前，母亲把我生在这个好日子。吾乡有习俗：正月不理发，二月二，剃龙头，是为吉祥。我家那口子，跟我结婚二十多年来，从不忘在“二月二”这一天去理发，但却不记得要在这一天对我说声“生日快乐”，更别说买蛋糕、送鲜花和礼物了。刚结婚那会儿，我为此和他闹过、怄过，甚至还在婆婆面前抱怨过。可婆婆毕竟不是妈，她自然站在儿子那一头，说什么要“忘生”才好。从此，我不再向婆婆告他的状。

“儿的生日娘的苦日”。我又想我的老妈妈了。母亲四十一岁才生下我，听说她怀我时，脚肿得穿不了鞋子，头痛

式，分类集约，纵横交错，点面结合。比如：《扬之水》，全书共三篇，分置王风、郑风、唐风，既如此，何不齐头并进、左顾右盼呢？又比如：周颂中《闵予小子》《访落》《敬之》《小毖》，乃同一大背景下产物，《毛诗序》和《诗集传》都把它们视为组诗，如果综合品读，或许比各个击破，又多了一层意思吧。

伯父的赠书，是最早的《诗经》读本，也一直是我的主修读本。后来俸去书来，落落大满，书房中有关《诗经》的研究专著，累计约百十部了。其中有现代人的智慧，也有古人的心血。旧籍中，我欣赏朱熹的《诗集传》与方玉润的《诗经原始》。近代学者对《诗经》的研究大有突破，闻一多傅斯年钱锺书朱东润张光直诸君，厥功甚伟，惜乎专著不多，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，都收录在他们的全集之中。前些年曾经有过一次《诗经》热，出书不少，我只选扬之水先生的《诗经别裁》，穿透力与想象力，都非常丰富。另有一本《诗经三百篇鉴赏辞典》，集国内诸多学者的心得，汇为一册，属于不深不浅的普及读物，也值得拥有的。深透一点的，要数夏传才的《诗经讲座》，既权威又通俗，且不乏真

眼花得下不了床。我学医后推测，母亲怀我时可能是患了妊高征，那病危险性很高，严重时，会要命的。母亲高龄生下我、养大我，把我培养成大学生，让我在城里安下家，所耗心血，实难估量。我上面有三个哥哥，最小的哥哥也比我大十岁。我十五岁那年，小哥刚刚结婚不久，我积劳成疾的父亲便走了。父亲“五七”刚过，小哥小嫂就要求分家，母亲含泪收拾了被褥行李，带我住进了过去做牛棚的披厦间，新盖的三家砖瓦房归了小哥家。初中毕业时，老师让我报考师范，说毕业分配工作就有工资了。可我那时的理想是上大学，当医生。我把想法对母亲说了，母亲攥着我的手，说：“那就下狠劲念书，娘卖血都供你！”为我放弃读师范而选择上高中，三个哥哥都不理我，三个嫂子见我就指桑骂槐。母亲恼了，站在已经翻修成土基瓦房的屋外，大声叫骂，说：“小燕子不吃你们的，不喝你们的，不用你们的，你们谁也别想拿话来刺她，再让我听见谁瞎叽叽，我撕烂谁的嘴！”在此之前，我从没见过母亲跟人大声说过话。

想到这，我的心又胀痛起

N

月光城 随笔

## 年年读《诗》

程耀恺

知灼见。

众所周知，《诗经》中有诸多名物，单靠文字想弄清它们的面目，难矣哉，好在有《诗经》图。为《诗经》作图，始于汉代，后来乐在其中的，代不乏人。宋代的马和之，成为那个时代画《诗经》图的代表人物，不仅自己画，别人画的，也附到他的名下，遂使“马和之”成为与《诗经》关联的一个文化符号。《诗经》离我们太久远了，其中的名物、场景、仪式，与我们都颇隔膜，如果有马和之的画陪伴，好处不言而喻。

日本学者冈元凤的《毛诗品物图考》，是读《诗》的必备参考书，可惜它是黑白图，虽然画家一丝不苟，终归是雾里看花。比如《七月》里的“七月鸣鵙”，朱熹的解释是：鵙，伯劳也。作为一个乡下人，伯劳的形象与习性，我是了如指掌，但如果教孙子、外孙读《诗》，不依赖图解，恐怕寸步难行，有冈元凤的黑白图大体可以了，若再有宋代李忠安的《竹鸠图》，定然一目了然。

通往《诗》的道路，无疑不是坦途，但跋涉其间，乐趣亦是不少。比如那本

《诗经三百篇鉴赏辞典》，每首诗都有白话翻译，又有文字导读或解读，为你解疑释惑，读起来应当很轻松吧，其实不然，内中陷阱多多，要靠你的才识，绕过这些陷阱，绕不过则深陷其下，绕过去便别有洞天。我曾在博客上贴过一张照片，画面显示的是该书的590—591页，我划了好几道红杠，也写下不少评语，还打了两个问号，我像农民犁田一般，把这两页翻个底朝天，如此一来，这两个页面，就不完全是原作者的天地了，也是我的天地。

这篇短文中的书名，我既使用《诗》，又使用《诗经》，一般说来，二者或是一回事，却不是一回事。2014年至今，我一直坚持一天一首，一年一遍。不同的是，我把重点放在如何超出《诗经》，回归《诗三百篇》之上，此即把《诗经》当“诗”来读。简言之，《诗三百篇》是文学，是中国文学的清澈源头，而《诗经》，免不了圣人“垂教后世”的意思，所谓“经”，即“万世不变之常则”。毕竟文学的主旨，在于沟通心灵，所以我还是喜欢孔子时代的叫法，《诗》或者《诗三百篇》。

P

月光城 小小说

## 婆婆妈妈

黄丹丹

来，疼我护我的母亲不在了，在这世上，我就是个被抛弃的孤儿！母亲在世时，我生日，她会给我煮长寿面，包红包。每年的今天，她都会用过年的春联纸，叠成一个元宝，她笑呵呵地往元宝里塞好钱后递给我后，用她粗糙的手摸摸我的头，摸摸我的脸……我摸摸脸，抹掉眼泪，起身，到卧室，打开衣柜的抽屉，抽屉里藏着一堆大红“元宝”，其中有两个粉红色的“元宝”，是母亲用百元纸钞叠成的，那是去年“二月二”，她卧病在床时给我的生日红包。我捧着最后的生日红包，哽咽着哼唱起来：“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离开妈妈的怀抱，幸福享不了……”心里平静些后，我放下红包，关上了抽屉，打算到小区门口吃碗面，我一个人在家，不想开伙。今天“二月二”，他老家“晒网摊”举行舞龙灯会，他看灯会去了。想到他正享受着锣鼓喧天的热闹喜庆，不顾过生日的我一个人在冷清的家里，我突然怒火中烧，掏出手机，愤恨地拨通了他的视频电话。当他的脸怼在屏幕

里，我正要开口埋怨他时，听见那边传来了婆婆的声音，原来他没去看舞龙灯，而是回家看老娘了。“有人加你好友吧？”他嘿嘿笑着说：“快同意申请吧！”见我疑惑，他接着说：“赶紧看看微信好友的申请呀！”我点开微信通讯录，果然看见一条好友添加信息，“快添加吧！”他说着，挂断了视频电话。我刚点同意，新好友便发来了红包，我更疑惑了。这时，新好友发来视频邀请，我点开，居然显出婆婆笑开花的脸，她像打电话似的，把脸紧贴着手机屏幕，大声说：“燕儿呀，今天是你生日，妈给你发个红包，你赶紧收下吧！”他拿过电话说：“老娘过年看孙子们发红包，就偷偷跟我说，等你生日，也给你发一个。这不，为了给你发红包，我今天特意给老娘买了智能手机送回来，捣鼓了半天，安装微信，绑定银行卡，刚又教了她半天，才把这红包发出去，这红包可是八十岁的老娘亲手发出去的呢！”

我颤着手指点收了红包，刚说了句“谢谢妈”，便被泪雾蒙住了眼。